

世界名著大系

Les Misérables

悲惨世界 五

Les Misérables

[法] 雨果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三十八卷

悲慘世界 (五)

[法]雨 果 著
王 俊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二 野孩敌视路灯

他这样呆了多久？那些痛心的冥想是怎样的起伏波动的？他振作起来了吗？他屈伏下去了吗？他已经被压得腰弯骨折了吗？他还能直立起来，在他良心上找到坚实的立足点吗？他自己心中大致也没个准。

那条街是冷清清的。偶尔有几个心神不定，急于要回家的资产阶级几乎没有看见他。在危难的时刻人人都仅是关心自己。点路灯的人和往常一样，把装在七号门正对面的路灯点燃以后便走了。冉阿让待在阴暗处，倘若有人观察他，会感到他不是个活人。他坐在大门旁的护墙石上，和一个冻死的人一般，纹丝不动。失望原本可使人凝固。人们听到号召武装反抗的钟声，也隐隐约约听到风暴似的鼓噪声。在这一片狂敲猛打的钟声和喧腾哗乱的人声中，圣保罗教堂的时钟庄严缓慢地敲着十一点。警钟是人的声音，时钟是上帝的声音。冉阿让对时间的流逝毫无感觉，他呆坐着不动。这时，从菜市场方面突然传来一阵爆炸的巨响，接着又传来第二声，比第一次更猛烈，这可能就是我们先头见到的、被马吕斯击退了的那次对麻厂街街垒的攻打。那连续两次的射击，发生在死寂的夜间，显得格外狂暴，冉阿让听了也非常吃惊，他立了起来，朝着那发出声音的方向，然后又落在护墙石上，交叉着手臂，头又慢慢垂到了胸前。

他重新又和自己进行悲惨的交谈。

他忽然抬起眼睛，听见街上有人在近处走路的声音，在路灯的光中，他望见一个黄瘦小伙子，从通向历史文物陈列馆的那条街上高兴地走来。

伽弗洛什刚走到武人街。

伽弗洛什昂着头左右张望，好象要找什么。他明明看见了冉阿让，却没和他搭茬。

伽弗洛什昂首望了一阵以后，又低下头来望，他踮起脚尖去摸那些门和临街的窗子，门窗全都关上、销上、锁上了，试了五六个这样被严密紧闭着的门窗以后，那野孩耸了耸肩，冒出了这样一句话：

“见他妈的鬼！”

接着他又望向上方。

在这以前，冉阿让在他那样的心境中是对任何人不会说一句话，也不会答一句话的。这时，他却忍不住，主动向那孩子说话了。

“小孩儿，”他说，“你要什么？”

“我要吃的，我肚子饿，”伽弗洛什一点也不含糊。他还补充了一句，“老孩儿。”

冉阿让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摸出一个值五法郎的钱币。

伽弗洛什，动作敏捷变换不停，他早已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他早就注意到了那盏路灯。

“嗨，”他说，“你们这儿还点着灯笼。你们不守规则，我的朋友。把秩序给破坏了。砸掉它。”

他拿起石头砸路灯，灯上的玻璃掉得一片响，住在对面房子里的几个资产阶级从窗帘下面伸出头来大声喊：“九三年的那套又来了！”

路灯剧烈地摇晃着，熄灭了。街上突然漆黑一征。

“就得这样，老腐败街，”伽弗洛什说，“戴上你的睡帽吧。”

接着他又转向冉阿让说：

“这条街尽头的那栋大楼，你们管它叫什么呢？历史文物陈列馆，不是吗？它那些老大老粗的石头柱子，得替我稍微打扫一下，把它好好地做一座街垒。”

冉阿让走到伽弗洛什身边，低声对自己说：

“可怜的孩子，他一定是饿了。”

他把那枚值一百个苏的钱放在他的手里。

伽弗洛什抬起头，见到那枚钱币会那么大，未免有点吃惊，在黑暗中他望着那个大苏，它的白光照射了他的眼睛。他曾听人说过，知道有这么一种值五法郎的钱，思慕已久，现在能亲眼见到一个，非常高兴。他说：“我来看看这上面的老虎。”

他心花怒放地细看了一阵，于是又转向冉阿让，把钱递给他，一本正经地说：

“老板，我还是喜欢去砸路灯。您收回这老虎。我绝不受人家的腐蚀。这玩意儿有五个爪子，然而它抓不到我。”

“你有母亲吗？”冉阿让问道。

“也许比您的还多。”

“好嘛，”冉阿让又说，“这个钱留你就给你母亲吧。”

伽弗洛什心里觉得受了感动。而且他刚才已经注意到，和他谈话的这个人没戴帽子，这就使得他对这人的好感大为增加。

“真是！”他说，“这不是为防止我去砸烂路灯吧？”

“你爱砸什么，就砸什么吧。”

“您可真是个诚实人。”伽弗洛什说道。

于是他把那值五法郎的钱塞在自己的衣袋里。

他加强了信任感，接着又问：

“您是住在这街上的吗？”

“是的，那你问这个来做什么？”

“您肯告诉我哪儿是七号吗？”

“为什么要问七号？”

那孩子不开口。他怕说得太多，他使劲把手指甲插在头发里，只是回答了这一句：

“啊！没什么。”

冉阿让心里一动。焦急心情常常使人思想敏捷。他朝那孩子说：

“我在等一封信，你是送信来的吧？”

“您？”伽弗洛什说道，“您又不是个女人。”

“是给珂赛特小姐的信，是吧？”

“珂赛特？”伽弗洛什喃喃着，“对，我想是的，是这么个怪滑稽的名字。”

“那么，”冉阿让又说，“我应当把这信交给她。你给我就行了。”

“既是这样，您总该知道我是从街垒里派来的吧。”

“那是当然。”冉阿让说。

伽弗洛什把他的拳头塞进另一个口袋，从那里抽出一张一折四的纸。

于是他行了个军礼。

“向这文件致敬礼，”他说，“这是临时政府发出的文件。”

“给我。”冉阿让说。

伽弗洛什高举那张纸在头顶上。

“您不要以为这是一封情书。它是写给一个女人的，然而却是为人民的。我们这些人在作战，而且尊重女性。我们和那些公子哥儿不一样，我们那里没有把小母鸡送给骆驼的狮子。”

“把它给我。”

“的确，”伽弗洛什继续说，“在我看来，您的确是个诚实人。”

“快点把它给我。”

“拿去吧。”

说着他递给了冉阿让那张纸。

“还得请您早点交去，珂塞先生，因为珂赛特小姐正在等着呢。”

伽弗洛什为他能创造出这么个词感到十分得意。

冉阿让又说：

“回信应该送到圣美里是吗？”

“您这纯粹是胡扯，”伽弗洛什大声说，“这信是从麻厂街街垒送来的。我这就要回去，晚安，公民。”

说完这话，伽弗洛什便走了，应当说，他象只出笼的小鸟，朝着先头来的方向飞走了。以炮弹直冲的速度，又隐没在黑暗中，简直要把那黑影冲破了一个洞似的，小小的武人街又回复了寂静荒凉，这个似乎是由阴影和梦魂构成的古怪孩子，一眨眼，又消失在那些排列成行的黑暗房屋中的迷雾里，一缕烟似的消失在黑夜中。他好象已经完全泯没了。但是，几分钟过后，一阵清脆的玻璃破裂和路灯落地声又惊醒了那些怒气冲天的资产阶级老爷们。伽弗洛什正走过麦荏街。

三 当珂赛特和杜桑 都在睡乡的时候

冉阿让拿着马吕斯的信往家的方向走。

他一路摸黑，上了楼梯，好象抓获猎物的夜猫子，自幸处在黑暗中，轻轻关上他的房门，细听了一阵周围是否有声音，按照一切迹象来看，珂赛特和杜桑都已经睡了，他在菲玛德打火机的瓶子里塞了三根或四根火柴，才打出一火星，他的手抖得厉害了。因为做贼心虚。最后，他的蜡烛算是点上了，他两肘支在桌上，展开那张纸来看。

人在感情强烈冲动时，是不可能好好看下去的。纸被他一把抓在手里。可以说，当成俘虏似的全力揪住，捏作一团，把愤怒或狂喜的指甲掐了进去，一会儿便跑到了末尾，又跳回到开头，他的注意力也在发高烧，他仅能看懂一个大概的情况，一些主要的东西，他抓住一点，其余部分全不见了。在马吕斯写给珂赛特的那张纸里冉阿让只看见这些话：

“……我决心去死。当你念着这封信时，我的灵魂将会在你的身边。”

读到这两行字，他心里起了一阵幸灾乐祸的狂喜，他似乎被心情上的这一急剧转变压垮了，他怀着惊喜交集的陶醉感，久久望着马吕斯的信，眼前浮起了一幅仇人死亡的美丽情景。

他在心里发出一阵狞恶的欢呼。这样也就没有事了。事情的好转比以前敢于预期的还来得早。他命中的障碍就要消失了。它自己心甘情愿、自由自在地走开了。他冉阿让绝对没有干预这件事，这中间也没有他的过失，“这个人”便要死去了。甚至他或许已经死了。想到这，他那发热的头脑计算起来：“不对，他还没有死。”这信明明是写给珂赛特明天早晨看的，在十一点和

午夜之间发生了那两次爆炸以后，他还没遇到什么，街垒要到天亮时才会受到认真的攻打。但是，不要紧，只要“这个人”参加了这场战斗，他便完了，他已经陷在那一套齿轮里了。冉阿让感到他自己已经得救。这样一来，他又可以独自一人和珂赛特生活下去了。停止了争夺，前途又有了希望。他只消把这信揣在衣袋里。珂赛特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人”的下落。“一切听其自然就可以了。这个人绝对逃不了。假如现在他还没有死，他迟早会死的。多么幸福！”

他对自己说了这一切以后，感到心里十分郁闷。

他于是走下楼去，叫醒那看门人。

大致一个钟头过后，冉阿让出去了，穿上了国民自卫军的全套制服，并带了武器。看门人没有费多大的劲就在附近一带，配齐了他的装备。他有一支上了枪弹的步枪和一只盛满枪弹的弹盒。他向菜市场那边走去。

四 伽弗洛什的过度兴奋

这时，伽弗洛什碰到一件意外的事。

伽弗洛什认真砸烂了麦荏街的那盏路灯以后，转向了老奥德烈特街，没有遇见一只“老猫”，觉得这是个可以把他能唱的歌曲尽情唱起来的好机会。他的脚步，不但没有被歌子拉慢，反而加快了。他沿着那些睡着了或是吓坏了的房子，一路散播着这种富有煽动性的歌词：

小鸟们在树林子里骂，
说昨天阿达拉
与个俄国佬走了。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我的朋友比埃罗，说你的闲话多，
因为那天小米拉
敲着她的玻璃窗子，把我给叫上。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骚女人，可真乖，
她们的毒坑了我，
又要害奥菲拉先生被迷心窍。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我爱爱神，她打情骂俏，
我爱阿涅斯，我爱巴美拉，
莉丝要对我玩火，烧毁了她自己。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以前，我见了苏珊特
和泽以拉的用来遮头的方巾，
我的灵魂和它们的皱褶混在一块了。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爱神，当你在你发光的阴影中，
戴上罗拉玫瑰花，
我宁愿堕地狱。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让娜你照着镜子穿衣裳！
我的心有一天飞跑了，
我想是让娜把它给收起了。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晚上跳完四人舞后走出来，
我指给星星看斯代拉，
并告诉星星，你们看看她。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伽弗洛什一边唱，一边表演得丰富多采。姿态是叠句的支点。他的脸有着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脸谱，在大风里飞扬的破被单上的窟窿眼儿也比不上他那张脸，滑稽突兀、变幻莫测。可惜他仅是一个人，而且是在黑夜里，没人看见，有人也看不见。这是被埋没了的财富。

他突然停住了唱。

“把浪漫曲暂停一下吧。”他说。

他那双猫眼睛发现有一幅所谓的构图在一扇大车门的门洞里，也就是说，一幅人物画：物是一辆手推小车，人是一个睡在车子里的奥弗涅人。

那小车的车杆着地，奥弗涅人把头靠着车箱的边上。他的身体蜷曲在斜着的车板上，两只脚垂到地上。

伽弗洛什十分具有经验，一眼便看出那人喝醉了。

那是一个在那一带推送货物的工人，他喝得太多了，也睡得太死。

“是这样，”伽弗洛什想，“夏天的夜晚，这会大有好处。这奥弗涅人在他的小车里睡着了。让我来把这车子送给共和国，把奥弗涅人留给王朝。”

他突然有了个闪光的主张。他想：

“这辆小车，把它放在我们的街垒上，那才好呢。”

那个奥弗涅人正鼾声如雷。

伽弗洛什轻轻地从后面拖动那小车，又从前面，就是说，抓着他的脚，拖动那奥弗涅人，一分钟以后，奥弗涅人便安安稳稳地直躺在地上。

小车没有挂碍了。

伽弗洛什已经习惯于处处预防不测，所以他身上什么都有。他在衣袋里掏出一张破纸和一小段从一个木工那里摸来的红铅笔。

写道：

法兰西共和国

收到你的小车一辆

他还签上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伽弗洛什。”

写完之后，他把这张纸塞进仍在打鼾的奥弗涅人的灯芯绒背心的袋子里，两手抓住车杆，把小车推起，向菜市场的方向飞跑走了，把那辆欢腾得意的小车一路上推得咯登咯登震天价响。

他这样干是非常危险的。在王家印刷局有个哨所。伽弗洛什没料到，那

哨所是由郊区的国民自卫军驻守的。那一班的人已有些被惊醒了，好几个人的头已经从行军床上抬起来。连续两盏路灯被砸烂，另外再加上那一阵怪吼怪叫的歌声，这已经足够了，那几条街上的人原是胆小怕事的，太阳落山便想睡，老早便用盖子罩上蜡烛。一个钟头以来，这野孩象个玻璃瓶里的苍蝇一样，闹得这一带天翻地覆。郊区的那个班长已经注意了。他在等着。他是个小心谨慎的人。

那辆小车的狂奔乱滚使班长实在忍不下去了，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决定出去巡查。

“他们是一大伙人！”他说，“我可得慢慢儿上。”

非常明显，那条无政府主义七头蛇已经从笼子钻出来，在那一带兴妖作怪。

班长捏着一把汗，蹑手蹑脚，从哨所里钻出来。

伽弗洛什推着小车，正准备走出老奥德烈特街时，突然面对面地碰上了一身军服、一顶军帽、一塔帽缨和一支步枪。

他连忙停下来。这是他第二次停住脚步。

“呵，”他说，“是您。您好，公共秩序。”

伽弗洛什仅仅是短暂的惊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你去什么地方，流氓？”那班长大声说。

“公民，”伽弗洛什说道，“我还没有把您称为资产阶级呢，您为什么要侮辱我呀？”

“你去什么地方，坏蛋？”

“先生，”伽弗洛什又说，“您昨天或许还是个聪明人，但今天早上您却已经被砸了饭碗。”

“我在问你去什么地方，无赖？”

伽弗洛什回答说：

“您说起话来特惹人喜欢。的确，我看不出您有多大年纪。您应该把您的头发卖了，每根卖一百法郎。这样，您就可以赚五百法郎。”

“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你去哪儿？土匪！”

伽弗洛什接着说下去：

“这是些粗话。下次，人家喂您吃奶时，得好好把您的嘴揩干净。”

那班长把刺刀端起。

“你究竟说不说你要去什么地方，穷光蛋？”

“我的将军，”伽弗洛什说道，“我要去找医生，帮我的太太接生。”

“你找死！”班长喊着。

用害你的东西来救你自己，这才是高明人的高招，伽弗洛什立刻认清了形势。给他带来麻烦的是那辆小车，应当用小车来保护他。

当班长正要向伽弗洛什扑上去时，那辆小车忽然变成了炮弹，只顺手一送，便狂暴地向那班长滚了过去，恰好冲在他的肚子上，把他撞了个仰面朝天，落在街旁的臭水沟里，步枪也朝天开了一枪。

哨所里的人听到班长的叫喊，一窝蜂似的涌了出来，跟在那第一枪后面，漫无目的地乱放一气，放过以后，又装上子弹再乱放一气。

这一场捉迷藏似的射击足足延续了一刻钟，而且还打坏了几块玻璃窗。

伽弗洛什这时正疯狂地朝后跑，跑过了五六条街才停下来，坐在红孩子商店转角处的护墙石上大口喘着气。

他歪着耳朵听。

喘过一阵气以后，他朝枪声紧密的地方转去，把左手举到鼻子的高度，向前连送三次，与此同时用右手敲着自己的后脑勺，这是巴黎的野孩们在法国式的讽刺中提炼出来的藐视一切的姿势，而且效果很显然是良好的，因为它迄今已风行了半个世纪。

这场高兴因为一个苦恼的念头被搅乱了。

“对，”他说，“我只顾咕咕地笑，笑痛了肚皮，笑了个痛快，然而却迷了路，非得绕个弯儿不成。我得赶快回街垒，别把时间耽误了！”

说完这话，他就起步赶路。

在跑时，他说：

“唉，我刚才唱到哪儿了？”

他又唱起了他的那首歌，边唱边向小街里跑，歌声在黑暗中渐渐减弱：

但是留下许多的巴士底监狱，

我要把它捣烂砸碎

现在的所谓公共秩序。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大家快来玩九柱戏哟！

让一个大球滚上去，

将旧世界冲得稀巴烂。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历史悠久的好人民，
把你们的拐杖举起，
砸烂卢浮宫中镶着花边的烂王朝。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我们把它的铁栏门攻破过，
国王查理十世在那天，
担惊害怕得魂飞魄散。

这是美丽姑娘走的路，
咙啦。

哨所的这次战斗并不是没有战果的。那辆小车被占领了后，那个醉汉也被俘虏了。车子被没收，人后来也被军事法庭作为同谋犯交付审讯。当时的检察机关也围绕这件案子，对社会的防护表现了不懈的忠诚。

在大庙地区，伽弗洛什的这次非常事件在家家户户传颂着，在沼泽区的那些资产阶级老朽们的回忆里，这是一件最骇人听闻的巨案：夜袭王家印刷局哨所。

第五部 冉阿让

第一卷 四堵墙中间的战争

一 圣安东尼郊区的险礁 和大庙郊区的漩涡

观察社会疾苦的人很可能会提到的那两座最让人难忘的街垒，并不属于本书所述故事发生的时期。这两座街垒是在一八四八年那次没法避免的六月起义期间从地下冒出来的，那是一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巷战，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看，这两座街垒都是那次惊险局势的标志。

有时，广大的乱民，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是会在他们的苦恼中，在他们的颓丧中，从他们的贫困中，从他们的焦灼中，从他们的绝望中，从他们的哀怨中，从他们的愚昧中，从他们的黑暗中起来反抗，他们即使反对原则，甚至还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甚至反对普选，甚至反对由全民拥立为治理全民的政府，乱民有时会向人民发动战争。

穷棒子冲击普通法，暴民起来反对平民。

那是一些凄惨的日子，因为即便是在那种暴乱中，总还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在那种决斗中还有着自杀的性质；况且，不幸的是，从穷棒子、乱民、暴民、群氓这些带谩骂意味的字眼中，人们体验到的通常是统治阶层的错误，而不是受苦受难者的错误；是特权阶层的错误，而不是一无所有者的错误。

对我们而言，当我们说着这些字眼时，心里总不由自主地感到痛苦，也不能不深怀敬意。因为，如果从哲学方面去观察和这些字眼有关的各种事实，人们往往能发现苦难中有许多伟大之处。雅典便是暴民政治，穷棒子建立了荷兰，群氓曾不止一次拯救了罗马，乱民跟随着耶稣基督。

思想家有时也会注视下层社会的奇异景象的。

当圣热罗姆说“罗马的恶习，世界的法律”这句神秘的话时，他心里想到的或许就是那些乱民，所有穷人，那些流浪汉，那些不幸的人，使徒和殉道者就是在他们中间产生的。

那些吃苦流血的群众的愤怒之情，违反他们以其作为生命原则的蛮横作风以及侵犯人权的暴行，这些都使民众起来搞政变，的确是应该。正直的人，苦心孤诣，正是为了爱护这些群众，才和他们进行斗争。然而在和进行对抗时，又觉得他们情有可原！在抵制他们时又觉得他们是多么崇高可敬！这样的时刻的确是少有，人们在尽他们本分的同时也觉得有些为难，而且几乎还受到某种力量的牵制，叫你不要再往前走；你坚持，那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得到了满足的良心是郁郁不乐的，职责完成了，但是内心却又感到痛苦。

让我们马上说出来，一八四八年六月是一次独特的事件，几乎不可能把它列入历史的哲学范畴中去。在关系到这次非常的暴动时，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字眼，应该一概撇开；在这次暴动中，我们感到了劳工要求权利的义愤。应当镇压，那是职责，由于它攻击共和。但是，其究竟，一八四八年六月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一次人民反对自己的暴乱。

只要不离开主题，话就不会说到题外去，所以，请允许我们让读者的注意力暂时先停留一会儿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座街垒上，这是两座十分罕见的街垒，是那次起义的特征。

一座堵死了圣安东尼郊区的人口处，另一座将通往大庙郊区的通道挡住；亲眼见过这两座为内战而构筑的骇人杰作耸立在六月晴朗的碧空下的人们，是永远忘记不了它们的。

圣安东尼街垒是个庞然大物，它有四层楼高，七百尺宽。它把进入那一郊区的一大片岔路口挡住，也就是说，从这端到那端，它连续遮拦着三个街口，忽高忽低，若断若续，或前或后，零乱交错，在一个大缺口上筑了成行的堆垛，紧接着又是一个又一个的土堆，构成一群棱堡，向前伸出许多突角；在其背后，稳如磐石地靠着两大排突出的郊区房屋，象一道巨大的堤岸，出现在曾目击过七月十四日的广场底上。十九个街垒层层排列在这母垒后面的几条街道的纵深处。且看见这母垒，人们就会感到在这郊区，遍及民间的疾苦已到了绝望的程度，即将转化为一场灾难。这街垒是用什么东西构成的？有人说是拿故意拆毁的二座五层楼房的废料筑成的。另一些人说，这是所有的愤怒制造出来的奇迹。它具有仇恨所创造的一切建筑——也就是废墟的那种使人痛心的形象。人们能这么说：“这是谁建造的？”也可以说：“这是谁破坏的？”它是激情迸发的即兴创作。哟！这板门！这铁栅！这屋檐，这门框！这

个破了的火炉！这只裂了的铁锅！什么都可拿来！什么也都能够丢上去！一切一切，推吧，滚吧，挖吧，拆毁吧，翻倒吧，崩塌吧！那是铺路石、碎石块、木柱、铁条、破布、碎砖、烂椅子、白菜根、破衣烂衫和诅咒的协作。它伟大但是也渺小。那是在地狱的旧址上重新翻修的混沌世界。原子旁边的庞然大物；一堵孤立的墙和一只破汤罐；所有残渣废物的触目惊心的结合；西绪福斯在那里抛下了他的岩石，约伯也在那里把他的瓦碴扔下了。总之，很可怕。那是赤脚汉的神庙，一些翻倒了的小车突出在路旁的斜坡上；一辆巨大的运货马车，车轴向天，横亘在张牙舞爪的垒壁正面，如那垒壁上的一道伤疤；一辆公共马车，已经被许多胳膊兴高采烈地拖上了土堆，放在它的顶上，辕木指向空中，似乎在迎接什么行空的天马。垒砌这种原始堡垒的建筑师们，好象有意要在制造恐怖的同时，增加一点野孩子趣味。这一庞然大物，这种暴动的产物，令人想起历次革命，犹如奥沙堆在贝利翁上，九三堆在八九上，热月九日堆在八月十日上，雾月十八日堆在一月二十一日上，葡月堆在牧月上，一八四八堆在一八三〇上。这个广场是值得这一举动的，街垒当之无愧地出现在被摧毁的巴士底监狱原址上。假如海洋要建堤岸，它就会这般修建。狂怒的波涛在这畸形的杂物堆上留下了痕迹，什么波涛？民众，我们好象见到石化了的喧嚣声。就好象听见一群激进而又隐蔽的大蜜蜂，在它们这蜂窝似的街垒上嗡嗡低吟。是一丛荆棘吗？是酒神祭日的狂欢节吗？是堡垒吗？这建筑物好象振翅欲飞，让人头昏眼花。这堡垒有丑陋的一面，而在杂乱无章之中也有威严之处。在这让人见了灰心失望的一堆混乱物中，有人字屋顶架、裱了花纸的阁楼天花板、有玻璃窗的框架（插在砖瓦堆上等待着架炮）炉子烟囱被拆开了的、衣橱、桌子、长凳以及横七竖八乱为一团的连乞丐都不屑一顾的破烂货，其中含有愤怒，同时又一无所有。就好象是民众的破烂、朽木、破铜烂铁、残砖碎石，都是圣安东尼郊区用一把巨大的扫帚扫出来的，用它的苦难筑成的街垒。有些木块象断头台一样，断链和有托座的木架象绞刑架，平放着的一些车轮在露于乱堆中，这些都给这个无政府的建筑物增加了一种残酷折磨人民的古老刑具的阴森形象。圣安东尼街垒利用一切作为武器，一切内战中能用来射击社会的都在那儿出现了，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非常愤恨的爆发。在这些防卫这座堡垒的短枪中，有些大口径的枪发射出碎的陶器片、小骨头、衣服纽扣、直至床头柜脚上的小轮盘，这真是十分危险的发射物，是因为同属铜质。狂暴的街垒，它向上空发出无法形容的叫嚣，当它向军队挑战时，街垒挤满了咆哮的人群，一伙头脑愤激的人高据街垒，拥塞其中就象蚂蚁聚集在这里，它的顶部是由刀枪、棍棒、斧子、长矛和刺刀形成的尖峰，一面大红旗在风中劈啪作响，到处都听得到指挥员发令的喊声、出击的战

歌、隆隆的战鼓声、妇女的哭声和饿汉们阴沉的狂笑。它庞大而生动，好象一只电兽从背部发出雷电火星。革命精神的战云笼罩着街垒顶部，在那里群众的呼声就象上帝的声音那样轰鸣着，一种奇异的威严流露这巨人的乱石背篓里。这是一堆垃圾，这也是西奈。

正如我们以前讲到过的，它以革命的名义进攻，向什么进攻？向革命。它，这街垒，是冒险、紊乱和惊慌，是误解和未知之物，它的对手是制宪议会、人民的主权、普选权、国家、共和政体，这就是《卡玛尼奥拉》向《马赛曲》的挑战。

真是狂妄而又勇敢的挑战，是因为这老郊区是一个英雄。

郊区和棱堡是相互支援的，郊区支持棱堡，棱堡也凭借郊区。这座广阔的棱堡象伸展在海边的悬崖，攻打非洲的将军们的策略在那儿受了挫折。它的岩穴，它的那些肿瘤，那些疣子，和弯腰驼背的怪态，似乎在烟幕中挤眉弄眼，嘲弄冷笑。开花炮弹在这怪物中消失了，炮弹钻进去，被吞没了，沉入深坑；炮弹仅能打个窟窿；炮轰这一堆杂乱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那些联队，经历过最凶险的战争场面，却惶惑不安地看着这只鬃毛竖得象野猪、仿佛有山那么大的猛兽堡垒的猛兽堡垒而束手无策。

离此一公里，在通往林荫大道、接近水塔的大庙街转角上，假如有人胆敢在达尔麻尼商店铺面所形成的角上把头伸出去，他准会远远看到在运河的那一边，在向上通往贝尔维尔坡道的街的顶端，一堵怪墙有房子正面的三层楼如此高，似乎左右两排楼房的连接线，就象这条街自动折叠起来成为一片高墙似的，忽然堵塞了去路。这墙是铺路石给建成的。它笔直、整齐、冷酷、垂直，一定是用角尺、拉线和铅锤来达到这一平正和划一的。墙上显然缺少水泥，但正象某些罗马的墙壁，对建筑物本身的坚固朴实却丝毫无损。看了它的高度，我们能猜到它的深度。它的檐部和墙基是非常平行的。在那灰色的墙面上，我们能辨别出这儿那儿有一些几乎看不出来的黑线条似的枪眼，以相等的距离相互间隔着。街上望到头一个人影也不见，全部的门窗都紧闭着，在纵深处竖起的这块挡路牌使街道变为死胡同。墙壁肃立，静止，不见人影，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没有叫喊，没有声音，没有呼吸，这简直是一座坟。

六月眩目的阳光笼罩着这个怪物。

这就是大庙郊区的街垒。

当你到达现场见到了它，这个最勇敢的人，在眼前见到这神秘的东西，都免不了会沉思默想起来。这街垒经过修饰、榫合，呈叠瓦状排列，笔直而对称，但是阴森可怕。这里既有科学又有黑暗。我们感到这个街垒的首领是一个几何学家或是一个鬼怪。看见的人都窃窃私语。